

探索

[英]查·珀·斯诺著



探 索

〔英〕查·珀·斯诺著

吴 信 强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C. P. Snow
THE SEARCH

本书根据 Penguin Books Ltd., 1965 年版译出

探 索

[英] 查·珀·斯诺 著

吴 信 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279,000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2,000 册

书号: 10188·432 定价: (六)1.30 元

重 版 按 语

《探索》最初发表于1934年，当时曾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注意，足以使我获得了一点名气。然而，我本人实际上并没有那种成功的感觉。尽管一些我原来并不指望他们会喜欢本书的人对它颇为赞扬，尽管——顺便提一下——本书差一点让我发了财（只一、两票之差才未被美国“每月一书会”推选为最佳小说，这是人们事后告诉我的），但是我知道我本人却把该书看作是不恰当的开端。说它是不恰当的开端，是因为它既有成功之处又有失败之处。我首先想谈谈人本身的某些问题，然后再想提一下“社会背景中的人”的情况，而且原来打算采用的写作手法和角度都与现在这本书迥然不同。因此，我不得不把它搁在一边，去另找一种能让我有机会畅所欲言的形式。这花了我不少时间。《探索》一书获得部分的成功这件事对于我的努力非但无多大帮助，反而让我觉得更棘手了。

终于，在写作《路人与兄弟》这套长篇小说集时，我发觉自己正是在进行我原来打算进行的工作，于是《探索》也就让我产生了兴趣。我希望它现在也能让别人感兴趣。也许这里有必要提一笔有关我本人的一些情况。阿瑟·迈尔斯不太象我；他也不是路易斯·艾里奥特的前期素描形象，倒还是谢利弗和德斯蒙德教授更象是杰克·柯特里和赫伯特·盖特利弗的雏型。我和迈尔斯一样，攻读的是自然科学；然而我从未具备他那种对科学

专心一意的热忱，实际上我从约莫十八岁起就知道自己的最终职业是什么了。

迈尔斯的业务观要比我的单纯；我有意让他大我四、五岁，这样他就能作为科学界的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与政治或实用科学的瓜葛较少，这是我的同代人或者我本人所难以办到的。

不过有一个方面他却很象我。本书第四部第三章中亨特谈及的有关迈尔斯的情况，我觉得对我也挺适用。我有一种似乎不管干什么事都会一头钻进去的习惯，尽管它有时会给我带来一些不便。因而，由于我在年青时几乎是偶然地成了一位职业科学工作者，我便投身于科学生涯。《探索》中有关科学经验的描述都是我的亲身体会。许多科学界的朋友，其中包括几位具有非凡创造才能的科学家（卢瑟福乃其中之一），认为我这些描述本质上是正确的。他们的评语是否有道理，时隔如许，如今我难以判别。不过我希望他们言之有理，因此我认为目前适逢有利时机，重版本书乃为有价值之举。

鉴于原书内容松散之处屡见，读来难以令人满意，故此次重版作了较多删节，但也没有添加什么内容，谨此向读者说明。

查·珀·斯诺

1958年2月10日

目 次

第一部 早期片断

第一章	星宿	2
第二章	童年经历	15
第三章	初交朋友	29
第四章	起点	56
第五章	干扰	71
第六章	契机	99

第二部 爱和友人

第一章	于心不安的解脱	126
第二章	借故逃避	145
第三章	归来	163
第四章	痛苦莫此为甚	173

第三部 奋斗之路

第一章	变革的影响	194
第二章	迈出第一步	204
第三章	称心如意	211
第四章	友人的成功	229

第五章	研究所在酝酿中	· 239
第六章	派别活动	· 260
第七章	向抱负进发	· 271
第八章	旅程终止	· 299

第四部 告别星宿

第一章	新起点	· 324
第二章	出现风险	· 334
第三章	谈论变化	· 346
第四章	再次攀登	· 364
第五章	别了，星宿	· 378
译后记		· 391

第 一 部

早 期 片 断

第一章

星宿

1

在我童年大约十一岁的时候，一件我从未经历过的令人振奋的事，突然在我的生活中燃起炽烈的光焰。

那该是一个礼拜日的晚上，因为我和父亲刚刚做好礼拜在散步。以前，我没有独自去教堂做过礼拜；父亲也从来不会想到带我去。不过间或也有几个礼拜日傍晚，他会带着尴尬的神情对我说：“我八点钟要去温特沃斯街，想跟我去吗？”温特沃斯街就在离我们教区礼拜堂不远的拐角，可是他并不指望我们领会他说的温特沃斯街指的就是礼拜堂。他往往独自走了，似乎表明他与教堂的钟声风马牛不相关。

就是那个礼拜日晚上，空气暖和，暮色薄明，想起来正是夏末秋初的时节。我们走到镇头时，夕阳沉落在大河后边，黄澄澄的晚照里，一弯新月如钩；当空高处，点点疏星闪烁着朦胧的微光，正在显现——此时此景，现在回想起来，犹如昨日。我们停住脚步，观望天空。

父亲说道：

“星星，这些天空的星星啊！它们难道真是咱们想象的那个样吗？”他随便地挥了挥手。“人们自以为了解它们，可我怀疑咱们是否真的了解它们。”

我凝视着父亲。

“我甚至怀疑咱们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他补充道。

我不清楚父亲的脑海里在思考些什么。可是突然间，我觉得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好象玩具那样可以掌握和操纵，又感到在这块自由自在的小天地里，我有主宰一切的能力。

“这些星星难道真是咱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吗？”父亲又重复道。

“我们来把它们弄个明白，”我说。“我一定要将它们弄个明白，”我又说。

父亲看上去将信将疑。“唔，”他说。

那个夜晚，我简直给迷住了心窍。我决计把这些星星探出个究竟来，虽然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打算怎么做，然而我兴致勃勃。星空之美夺人心魄，然而不仅如此而已。要是我当时年岁稍长一些，我一定会宣布我要认识、要了解、要改变它们。我真想冲向天宇，去把星星占为己有。我笑道：

“我一定要把它们真相弄个一清二楚。”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当时目不转睛地瞧着我的神态。他那双和蔼可亲的眼睛里充满着迷惑不解的神色，他用嘴咬嚼着自己的胡须梢，嘴角上流露出一丝茫然的快意。

“也许你会成功吧，”他沉思着回答道。我们开始往家里走去。

“你知道，不少人曾经尝试过，”他疑惑地说。“艾萨克·牛顿爵士——罗伯特·鲍尔爵士——还有威廉·赫谢尔爵士——和奥立弗·洛奇爵士^①——”我后来发现，父亲念起名字来有个古怪的习惯，让他不加上爵位头衔什么的，常常是件颇为困难的事儿。我想，他单独跟自己熟悉的朋友在一起时，也一定会称呼他们“……先生”的。“奥立弗·洛奇爵士，”他又说一遍，“都是些了

不起的人物，他们都尝试过。”

“我才不管有人尝试过没有，”我摆出挑战的架势说。

父亲又沉思起来。“这些人也毕竟可能出差错，”他自言自语。“所有这些星球，都比地球大。都比太阳大。如果说它们是无缘无故地被放置在那儿，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里边好象有点不对头。”

然而，这时我已满脑子都是计划。一到家，我立刻冲向书橱，把八卷《儿童百科全书》全拿了出来。我开始翻阅着那些散发着新书所特有的气味的亮晃晃的书页，打算把我还依稀记得的那些插画找出来。那时，我对索引之类的东西还一无所知；我父亲一、两年前买给我的百科全书，我几乎很少去翻阅，真是辜负了他的期待。我匆匆地掀着书页，而母亲却老是在唤我吃晚饭。终于，我找到了要搜寻的画页。母亲看到我开始就餐便放下心来，我记不清自己咽下去的是甜饼、水果，还是牛奶糊，反正非此即彼——那天晚餐家里吃的就这三样食物。过了一会儿，我冲口而出：

“父亲！”我难得如此称呼他，除非让他全神贯注听我说话。

“父亲！我要你帮我制作一架望远镜。”

“干吗？”他说。

“观察星星。”我们相顾而笑。

“我曾经想要一架望远镜，”父亲说。“可不知怎么的，总是没

① 罗伯特·鲍尔(Robert Ball, 1840—1913): 爱尔兰天文学家、数学家, 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授。

威廉·赫谢尔(William Herschel, 1738—1822): 英国天文学家, 出生于德国。

奥立弗·洛奇(Oliver Lodge, 1851—1940): 英国物理学家兼作家。

有搞到……”

“要动手做一架还不容易！”我迫不及待地说。“只要花一、两个钟点就行，百科全书上不都写着吗？只要搞一个硬纸板筒，两片放大镜，再搞点浆糊，不就行了！——我们就可以望到月球上的山脉啦！还可以望见一些星球周围的小月亮呢！我们一定得造一架望远镜。”

“好吧，吃完晚饭再说，”他说。

那天夜里，我打自己卧室的窗户探出身去，群星仿佛成了我的伙伴。

第二天黄昏，父亲回家后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往常，他总是一进屋就喝茶，可现在他瞅着我解开绳子，包里装着一只纸筒，几块零碎纸板，两枚透镜，再有一些封蜡、粘合剂和绳线之类的杂物。

“啊，太好了！”我嚷道。“我们这就动手。”

“我得喝茶，”他喃喃地说，可我却说：

“不，马上就做，花不了多长时间。”于是我们动手制作。我们把一片透镜安装在纸筒内，这时纸筒看上去与百科全书的图筒直一模一样，我们高兴得放声笑了。然而，麻烦也就出现了。我们得用硬纸板为另一片透镜作一只稍细的圆筒，这说起来很简单，我剪纸板，父亲粘胶水，一切似乎顺顺当当。可是一两分钟之后，父亲稍稍有点不知所措地用嘴咬嚼起胡须梢来。

“这筒做得不怎么挺拔，”他说。

“我看还不算怎么糟，”我说。

说实话，纸筒已做成一截不伦不类的圆柱体。

“看来得重新做，”他犹豫地说。

我们剪了又剪，糊了又糊，搞了好多回，结果在买来的那只

精致的纸筒边放着的仍然是一截很差劲的歪歪斜斜的玩意儿。

“也许能凑合。”父亲抓起那只圆筒，眯缝着眼睛前后打量。
“咱们毕竟头一回做，你说对不对？”

我忧心忡忡，可还强作微笑。

“我想保险没问题，”我说。

接着，父亲十分小心翼翼地开始往我们手制的那只圆筒里装透镜。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我瞅着他站在那儿，皱着眉头，手指动作战战兢兢、没有把握，一双友善的蓝眼睛里露出犹豫不决的目光。他手一滑，那枚透镜便歪斜地落进圆筒里卡着。

“啊，真该死！”他说道。“我笨手笨脚，什么事都干不了。”

我真想哭出来，可是当我瞥见父亲那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我懂得我无论如何不能哭出来。

“咱们就这样拿它去试试，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

“去试试吗？”父亲端起那玩意儿。“或许还不至——还不至于那么糟吧。”

“咱们去望月亮吧。”我把脸掉开去。我担心事情已全弄糟了；然而，心里还是巴望能用它望到些什么。我们心事重重地登上了楼，把那架自制的东西搁在窗台上。月亮刚刚升起，那是地平线上空的云层上端出现的一弯新月。我忐忑不安地通过镜筒望出去，隐隐约约地见到了轮廓扭曲的月亮。

“看到啦，”我说。“比不用望远镜强多了，肯定强多啦！”

父亲也来凑着镜筒眺望。

“是看到啦，”他稍待片刻说。“不过我怀疑，真的比不用望远镜强吗？”

“那还用说，”我答道。我似懂非懂地意识到，我不能使父亲感到失望。“等到月圆时，我们肯定能望见山脉。”然而，我心里

却发誓道，到时候我要亲手制作一架望远镜。

父亲还是一脸愁容。“要是我把那枚透镜装正了，就不至于那么糟，”他说着闷闷不乐地走开去喝茶。

有一、两天，这些圆筒啦、透镜啦把我忙得不亦乐乎，也惹我使过几回性子，可我照样满怀希望地干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的挫折却使我更坚信：探索星星世界的重任已落到了我的肩上。父亲干不了，别人也未必行——可是我知道我行。于是，我仔细阅读那套百科全书和一本父亲不知从哪儿拣来的天文知识手册，我把纸筒制作得多少象个圆柱体，而母亲却老是嘀咕着我成天价茶饭无心，晚上不想睡觉，还抱怨我满屋子纸屑乱扔。可是我洋洋得意地告诉母亲说：“我在搞天文呢。”

我的望远镜做好了一半，这时我粘纸筒、装透镜的技巧已相当熟练。一天傍晚，父亲进入我的房中，瞅着我装透镜，我发觉他朝我微笑。

“别费脑筋啦，”他说。

“我这就完工了，”我答道。

“不，别忙啦。你瞧这儿。”他的手从背后伸上前来，握着一架崭新的望远镜，有一英尺长，象黄金和青铜似地闪着金光，他递给我时，镜筒亮晶晶的照出了我的脸。“给。”

我喉咙里象给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我知道这件礼物对父亲来说太昂贵了，可是父亲眼睛里却闪烁着欢乐的光芒。

“到底还是买东西比自己做东西强，”他说道，“如果它们得准确的话。这类家伙就得准确，准确性最要紧，你说对不？科学仪器就得分毫不差……”他微笑着慢慢地踱开去。

也许我亲手制作的那架望远镜从此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东西啦，想到这一点心里很不是滋味。与这架新的至善至美的金属

制品相比之下，那只纸板筒显得破破烂烂，成为一无是处的废物。这种悻悻的心情忽隐忽现，终于消失；我现在有一样更加管用的东西，一件真正能探索星星的工具。

“啊，太谢谢了，”我大声说道，回过身来瞧着父亲，我想此时他也一定感到心满意足。

那天晚上，我望见木星周围许多月亮中的两个^①。我记得那些夜间，天空万里无云，荧荧泛光的墨青色天幕上，悬浮着一圈圈银色的光环，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多么渴望置身这墨青色的苍穹之中，驻足于苍穹背后的天外天。多少个夜晚，我长宵无眠，心里盘算着如何能把这些繁星之外漆黑一片的天宇探出个究竟来。

我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一一作了记录。我画了许多幅有关土星光环的图，那光环有时象一条笔直的细线，有时又象一只倾斜的盘子；还画了火星的图，那上面有河流、运河和道路，我对此深信不疑；还有所有那些肉眼无法见到而借助望远镜才能望到的星星。每天日暮时分，我总是举目而望，搜寻在西边天际闪闪发光的水星；又有不少个拂晓，我瞒着母亲起床，终于弄清楚那颗晨星实际上就是再现的金星。有一回，我跟踪过一颗以后四十年内不会重现的彗星。

我观察到的天象日夜紫绕于脑际，不多久，我便开始想象那些星球已住满了人，还计划去这些星球考察呢。

2

那回星夜漫步标志着我这辈子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主题的

① 迄今为止，科学家发现木星周围共有十六颗卫星。

诞生。当然，实际上事情还可以追溯到比那个偶然的星光灿烂之夜更早些时候。然而那个夜晚，作为一个象征，至今难以忘怀。

我热中于天象探索的劲儿时高时低，持续了数年，后来便渐趋衰落，终于我发现这股劲儿完全烟消云散，使我深感惊讶。开初的狂热阶段一直延续到我进了自己的镇上的中学而告终。我始终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初次的理科课程；可是，真的上课了，我又产生一种困惑与失望的心情。那位主要的理科教师卢阿德，在校内可算得是一位人物。他给我们初次上化学课以前，我已对他略有所闻：此人言辞尖刻，性情暴躁，人人似乎见他怕三分——然而，一位比我早一、两年进校的男生告诉我：“卢阿德有时候也挺有趣。”

当我见到他初进教室时，我拿不准来者是否就是卢阿德。他貌不出众，甚至连一个极易接受印象的孩子，见到他也不会产生深刻的印象。他，瘦骨嶙峋，面容枯黄，架着一副夹鼻眼镜；虽说年岁还不过四十，顶发已开始稀疏；说起话来调子呆板，没精打采。卢阿德教课干巴巴的，全无趣味可言；从那堂课起，以后每堂课如此，直到学期末了，他总是让我们站实验室，我们把小木块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或者把从实验台的瓶子里取出的少量粉末，放在他称之为“燃烧管”的试管内加热。他要求我们注意发生的现象，我就兴致勃勃地观察和记录：“黑粉末未呈变化迹象，白粉末亦然，试验木片先呈褐色，然后冒烟变成黑色。”我总是仔仔细细地观察试管，在最初几个月中，我一直以为有什么现象被我遗漏掉了，没有发现。这类实验无论如何不会象它表面所显示的那样毫无意义。可是谁也没有给我解释过这种实验意图何在。它仅仅成为一种操练，就象其他各种各样操练那样，是学

学校里许多令人费解的例行日程中的一个项目而已，比起去实验室前的那堂法语课里所学的动词，更枯燥无味多了。我肯定，学校课程中的“科学”，比起我自己小天地里搞的有关太空和星星世界那种令人激动的“科学”来，真是大相径庭。

然而，在我们放圣诞假之前的某天，卢阿德几乎是兴冲冲地走进教室。

“今天咱们不去实验室，”他说。“我想跟你们谈谈，朋友。”以往，他对我们冷嘲热讽的当儿老爱说“朋友”，不过现在这两字听起来不那么带有挖苦味道。“把你们学到的东西全忘掉吧，好吗？我是说，假如你们真的学到什么的话。”他坐在讲台上，耷拉着两腿晃来晃去。

“好吧，你们可知道世上万物由什么组成的么？我说的万物，包括一切东西，你们和我，这房间里的椅子、空气、一切的一切。没有谁能回答吗？对于你们这些笨伯来说，也许这毫不足怪。因为在一、两年前，谁也不清楚。可现在，人们开始认为他们已有所知了。今天我就想跟你们谈谈这个问题。当然，你们会理解不了，不过，我觉得跟你们谈谈挺有趣的。再说，我看这于你们不会有坏处——不管怎么样，我想给你们说说。”

正巧那当儿，有人掉下了一杆尺，之后，教室里鸦雀无声。卢阿德没有在意，照旧往下说：“唔，要是你们拿一块铅，把它分割成两半，再把那半块一分为二，这样一直分割下去，你们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它会永远是铅吗？你们是不是认为这样分割下去一直分割到无穷小，还会存在微小的铅粒吗？你们怎么想都行，这无关紧要。可是，你们不会再有铅粒啦，朋友。假如连续不断地把铅粒分割下去，最后得到的是一个铅原子，原子，听懂了吗？原子。假如再把原子分割一下，那你们就再没有什么铅粒啦！那